



# 敌后武工队

⑤杨子曾出奇制胜

# 敌后武工队

(五) 杨子曾出奇制胜

绘画 李天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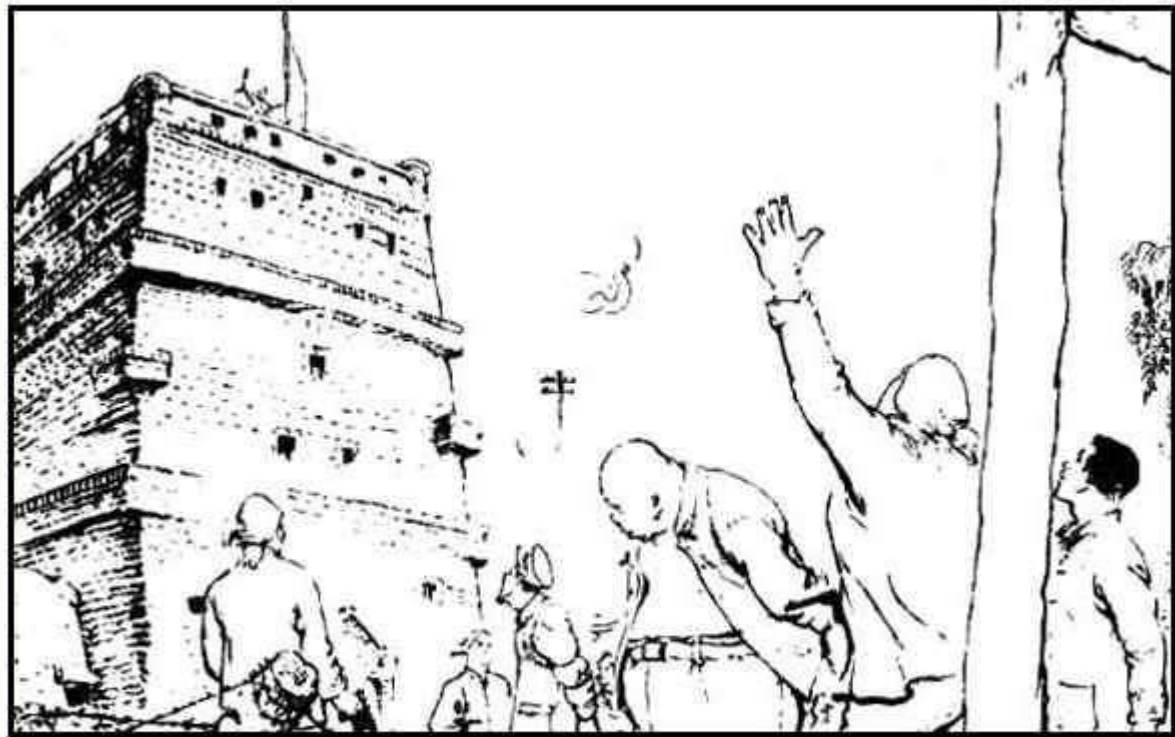


读书中文网 [www.rbook.net](http://www.rbook.net)  
编辑制作：观潮轩—wstbnyh

网络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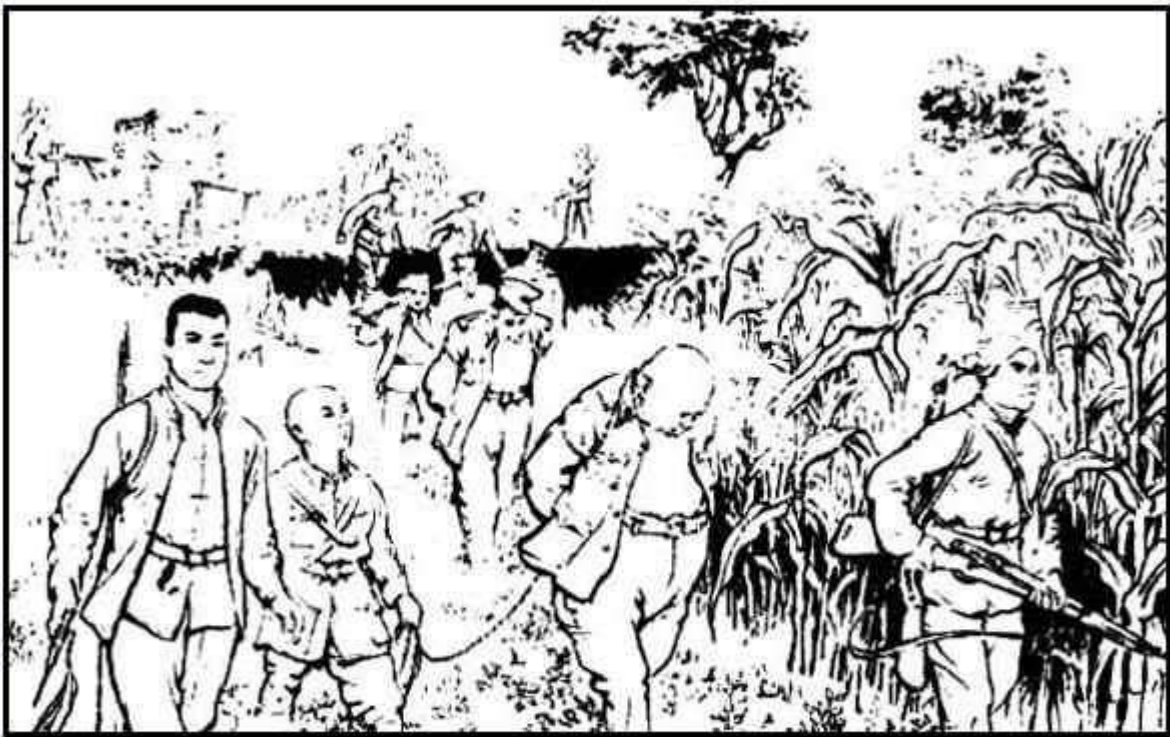
## 内 容 介 绍

这本连环画是“敌后武工队”第五册，情节紧接上册。魏强他们拿下了黄庄据点，活捉了哈叭狗，缴获了大量胜利品，队伍就离开了黄庄，在一个小庄子上住下来。不料当天夜里，哈叭狗竟借地道逃跑了，躲在梁家桥据点里。这时，正赶上日寇打死了夜袭队员梁邦的母亲，武工队就动员梁邦反正，利用出殡的时机，消灭了梁家桥据点的敌人。可是，哈叭狗却再次逃脱，跑回保定，引来一大股下乡“清剿”的敌人，想破坏小庄子的地道，屠杀群众，恰巧武工队运送边币，在这里碰上了。杨子曾临机应变，在安全地护送全村群众撤走后，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，然后化装成一支日本队伍，巧妙地突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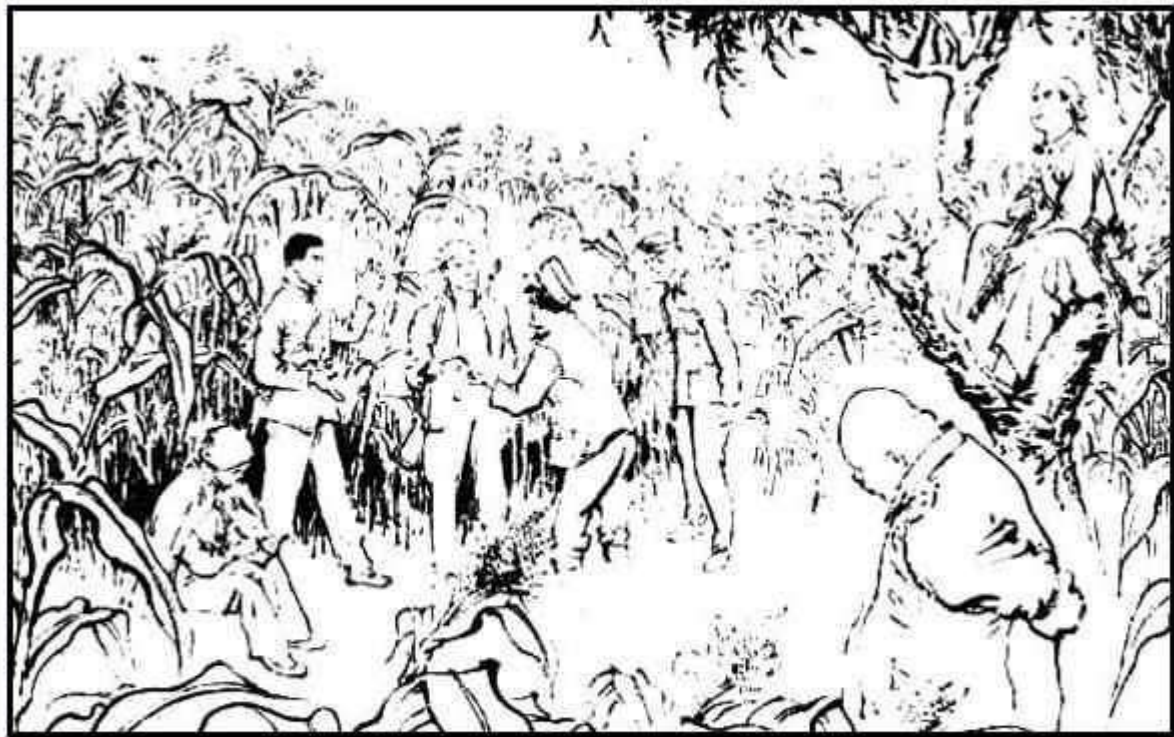


1. 赵庆田和贾正听到炮楼上小秃的喊声，也“小秃！小秃！”地打起招呼来。哈叭狗眼角朝上一扫，才明白自己倒霉倒在这个贴身的小随从身上。





2. 魏强他们拿下了黄庄据点，马上一把火把炮楼烧了，串着一人多高的庄稼地，迅速向东转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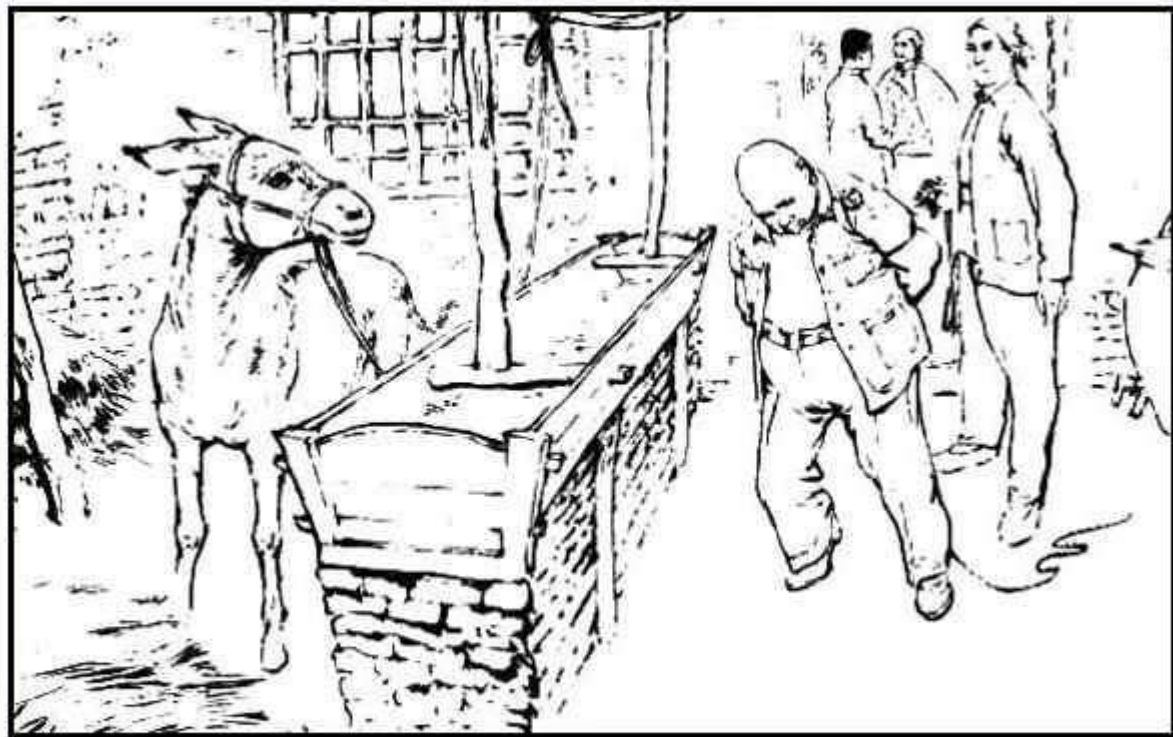


3. 路上，他们找了个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停下来，分头对俘虏做起调查登记、进行教育的工作。直到日落西山，才把几十名俘虏，按照路的远近，发给路费释放了。只剩下哈叭狗，武工队不问也不放。



4. 魏强朝贾正努一努嘴说：“去，给他打扮打扮！”贾正会意地拿起一面肮脏的汉奸旗，把哈叭狗的脑袋严严实实地包起来。接着就和李东山一人架只胳膊，架着哈叭狗在原高粱地里绕了十几圈。哈叭狗再也辨不出东南西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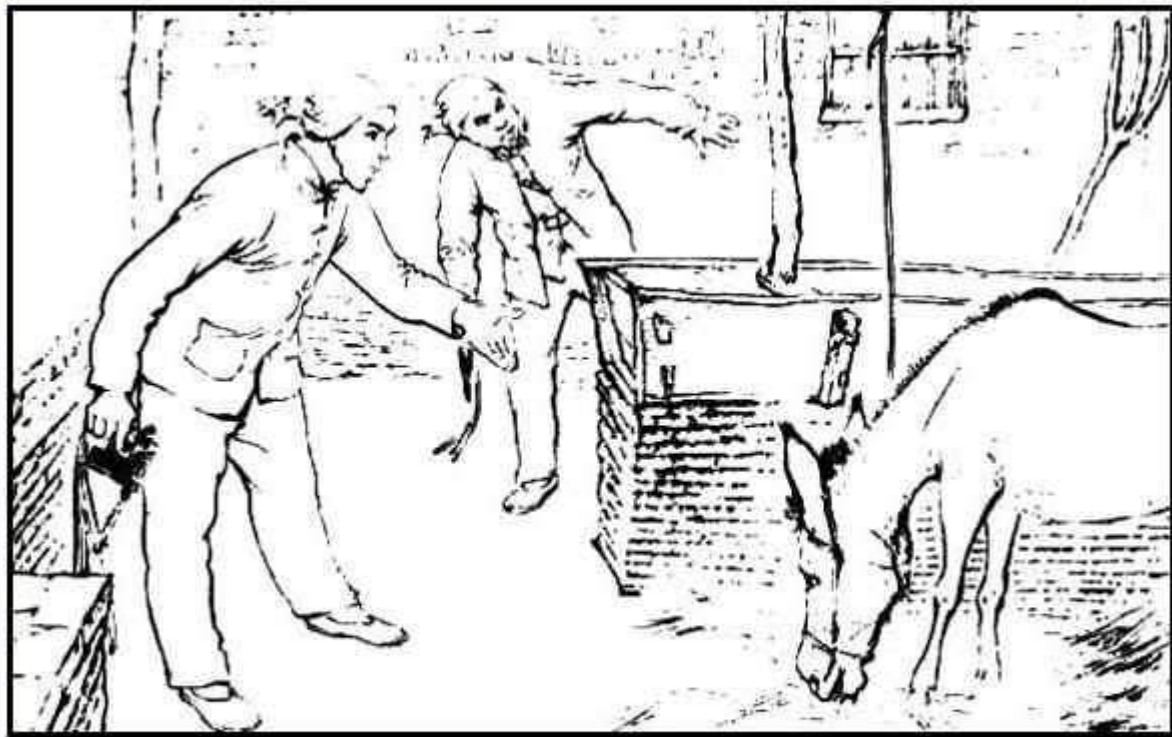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5. 下半夜，他们走到离汪霞养伤的田家桥八里地远的一个小庄子上住下来，摘掉叭狗脑袋上的汉奸旗，把他关进一间黑咕隆冬的牲口房里。因为如何处治这个血债累累的汉奸得由政府决定，刘文彬腿没歇就去找县政府请求去了。



6. 天快亮的时候，赵庆田来替换看押哈叭狗的贾正。他问了声：“怎么样，没闹吗？”贾正说：“他正闭着眼睛念佛呢！”赵庆田做事一贯心细，说这家伙是条狼，捆着他也不会老实，说着就进牲口房去查看。



7. 屋子里哪还有什么哈叭狗！只有一条小毛驴在槽边吃草。窗没动门没开，哈叭狗哪儿去了？两人急忙四下搜索，却找不到哈叭狗的影子。急得两人直跺脚，——这还了得，哈叭狗今天逃掉，明天就会把日本鬼子招来进行报复啊！





8. 哈叭狗的逃跑，引起武工队一阵波动。魏强认为贾正是个靠得住的好队员，哈叭狗的逃跑按理是件不可能的事；但是已成事实，到底哈叭狗是怎样逃跑的呢？魏强一时也猜摸不透，忙派人分头到附近四处去搜索。



9. 再说汪霞受伤后，在田家桥田常兴家里养伤。田常兴的爱人叫梁玉环，这一对夫妇，在五一“扫荡”前都是抗日干部，现在因为环境关系，隐蔽地做些抗日工作。



10. 时间过得真快，汪霞养伤眨眼两个多月，由于没有伤筋动骨，伤慢慢地收口长肉了。这天，她正在屋里剥棒子，忽听梁玉环在院里跟人谈话，接着就传来：“嘎嘘，嘎嘘”的轰鸡声。这是叫汪霞回避的暗号，她赶紧躲了起来。



11. 来的是玉环的娘家叔叔老庆叔。他一进屋，就悲愤地告诉玉环，说她娘被日本鬼子打死了。玉环听说老娘死去，惊得呆怔了好半天，才哭出声来。





12. 原来玉环的娘家——梁家桥，是紧挨高保公路的一个大村子。五一“扫荡”后，鬼子就在村南贴公路安了据点，修了个七截高的大炮楼，里面住着一班鬼子兵，另外还有几十名警备队和伪警察。



13. 鬼子知道八路军常在夜里出来活动，于是就给梁家桥下了一道命令：夜间不许点灯。昨天夜里，玉环她娘睡到半夜，忽然被“嘎嘎”的鸡叫惊醒了，她慌忙点上灯端着朝外跑，刚出二门，炮楼上“啪”地开了一枪，将她打倒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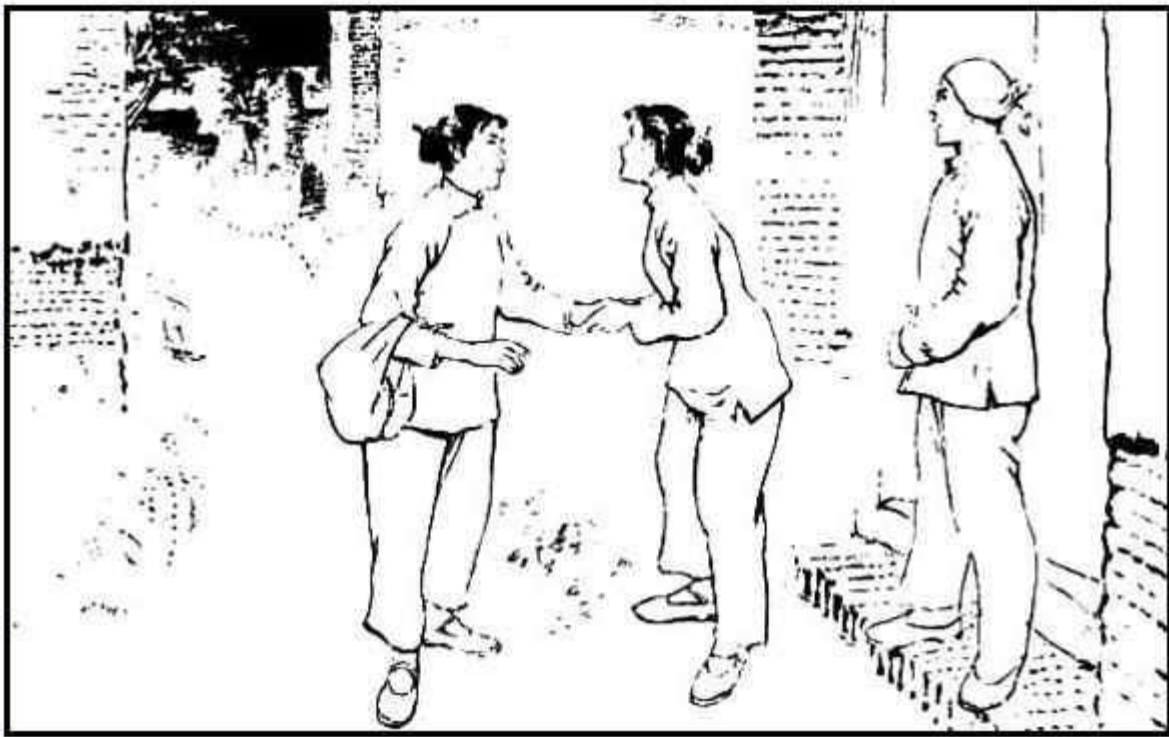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14. 老庆叔讲完经过，又告诉玉环，已经派人到保定给她兄弟梁邦送信去了，说罢告辞而去。玉环把老娘的惨死和兄弟干特务的事情加到一起，真是伤心到极点，她一见汪霞，就一头扎在汪霞怀里，痛哭起来。



15. 汪霞对梁邦的情况是了解一些的。他五岁上死了爹，自小就跟着娘过苦日子；事变后，在青抗先里也呆过一个时期，五一“扫荡”时被鬼子抓进城当了警备队；后来老松田听说他会武术，人也能干，就指名要他去当夜袭队。



16. 汪霞思考了一阵，就答应替玉环想办法，把梁邦从火坑里救出来。可是到底想什么办法呢？她盘算了老半天，也想不出眉目来。于是决定去找魏强、刘文彬一同商量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她梳上假盘头，提上小包袱就出发了。



17. 汪霞快步急行，天亮的时候，走近一个小村庄。她用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，从包袱里拿出手枪，正想往腰里掖，忽听身旁的柴草垛“沙沙”地直响，马上四处查看起来。



18. 忽然从柴草垛里钻出个油光光的大脑壳来。她低喝了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那家伙就乖乖地举起手来。





19. 汪霞用枪逼住对方，仔细一看，是个矮胖子，浑身泥土，活象个泥里打滚的老母猪。看长相听言语，汪霞估量他不是好人。——原来这个家伙就是哈叭狗。





20. 哈叭狗怎么从这地方钻出来呢？原来在押放哈叭狗的牲口房里，有个新挖的地道，地道口被草苫盖着，房东大哥放哨去了，这地道别人不知道，却被哈叭狗发现了，他利用牲口槽的棱角悄悄磨断了捆手的麻绳，就顺着地道爬出来了。



21. 地道的出口是柴草垛，哈叭狗爬到这里，用手拽了几把柴草，忽然透出一丝亮光，正在暗中庆幸，用手扒柴草往外钻的时候，不料碰上汪霞，他一瞅是个女人，便一面顺口支吾地应付，一面还想来个冷不防将汪霞的枪夺过来。



22. 汪霞的警惕性高，她倒退了两步，用枪指点着喝声：“别动！”哈叭狗一看这女八路挺厉害，他灵机一动，用手指着远处，说：“哎呀，同志，有警备队！”就在汪霞一扭头的工夫，他“吱溜”钻进高粱地里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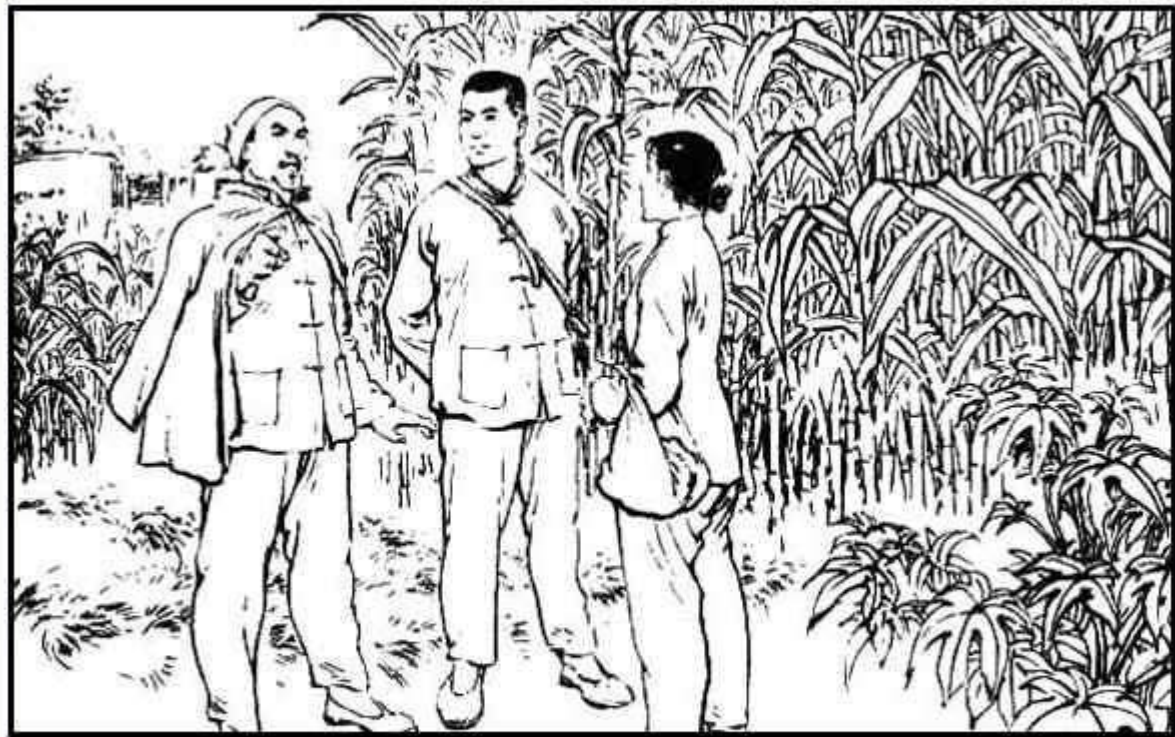


23. 汪霞想去追，又觉得人一钻进青纱帐，很难寻找。她正犹疑地望着高粱地，忽然从草垛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就听到魏强说话的声音，忙迎上去一问，才知道逃走的是哈叭狗。魏强连忙叫贾正等人去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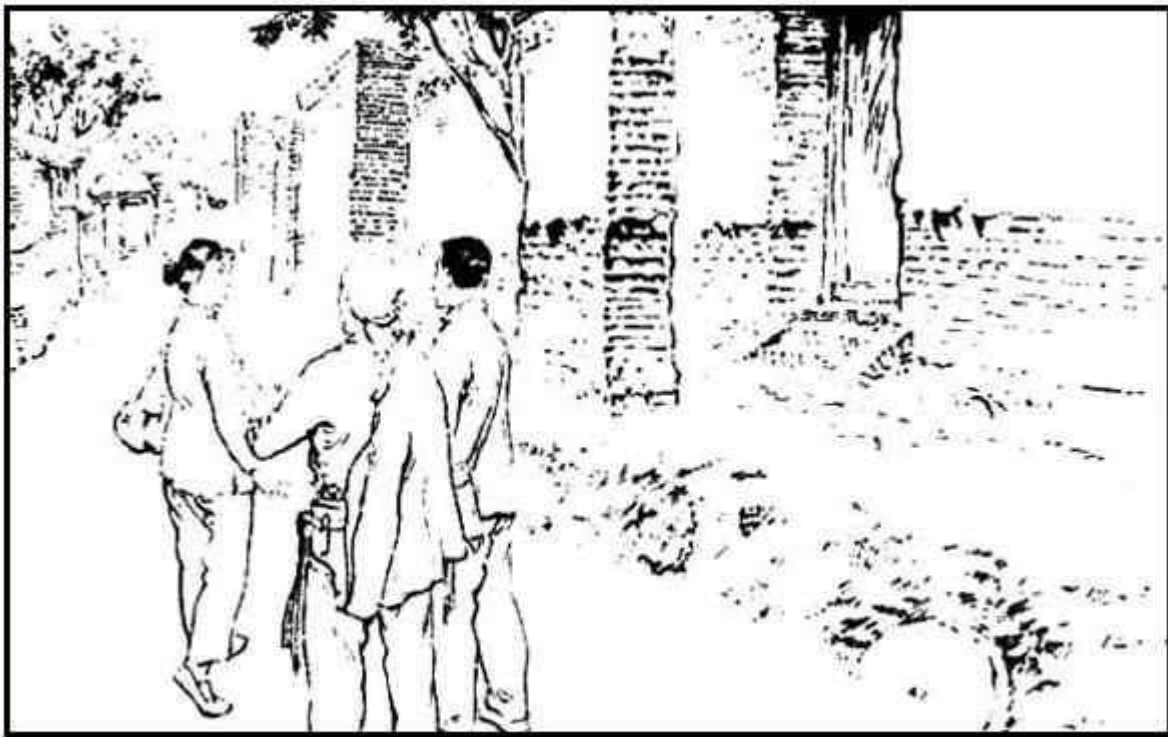


24. 贾正他们费了半天劲，也没有追上哈叭狗。这事给魏强带来很大的不安。他知道，哈叭狗逃出去，一个电话就可能勾来大批敌人。为了及早提防，魏强决定把部队拉出村，隐蔽在青纱帐里，并通知群众做好一切准备。



25. 当魏强听了汪霞关于梁邦的情报，他很感兴趣，便想在梁邦身上大做一下文章，端掉梁家桥敌人的据点。傍晚午，刘文彬也闻信赶来了，他说他已探听到哈叭狗逃到梁家桥据点里去了。





26. 魏强一听说哈叭狗逃到梁家桥，更增加了他要进攻梁家桥据点的决心。他和刘文彬仔细地研究了一下，把考虑的计划 and 应采取的步骤告诉给汪霞，叫她马上返回田家桥，照计行事。



27. 玉环和她丈夫田常兴正在眼巴巴地盼着汪霞，一见汪霞回来，就问：“你见着上级了吗？”汪霞说：“我见了，都愿意帮你的忙，问题就在你兄弟梁邦那里了！”接着又低声和玉环商量，说自己要和梁邦见上一面，看看他的态度再做工作。



28. 梁邦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，还不知道是鬼子打死的。他向刘魁胜请准了三天假，就急急忙忙往家赶，半路上，送信的人才告诉他娘死的真实情况，梁邦又愧又恨，一边哭一边责骂自己。



29. 梁邦到家大哭一场，直到天黑才停住。点上灯，帮办丧事的人都走了，屋子里只剩下梁邦、玉环、田常兴和汪霞。玉环擦着眼泪抽抽噎噎地说：“娘六十多岁的人，想不到落个这样下场！”





30. 汪霞朝田常兴一丢眼色，田常兴出去放哨了，屋子里玉环的话一句比一句紧，要梁邦为娘报仇。梁邦听了姐姐的话，非常难过，他激动地说：“要报仇只有一条路，投八路去！”





31. 可是接着他又叹口气说：“不过投八路也犯愁：一、不知八路军在哪儿；二、即便去了，人家怎会相信我这当特务的人？”



32. 汪霞一直在旁察言观色，见梁邦的态度十分诚恳，便抽出手枪朝炕上一拍说：“我就是八路军！”梁邦不由得一呆，可是马上就眉舒眼展地笑了。



33. 汪霞与梁邦谈了一阵话，知道他一心投诚，就叫田常兴去通知刘文彬。不多会，刘文彬、魏强等都来了。大家商量好对付敌人的计划，这时已经起更，为了遮挡敌人耳目，魏强叫梁邦夜里到据点里去住，还可借机了解一下情况。



34. 赵庆田伴着梁邦往据点去，在吊桥附近的青纱帐里碰见了贾正，告诉他们据点里人声嘈杂，可能鬼子要出来。梁邦也听到有好多走路的声音，心想敌人要真出来，刚才的计划就会落空，他说了声：“我去应付！”就照直朝吊桥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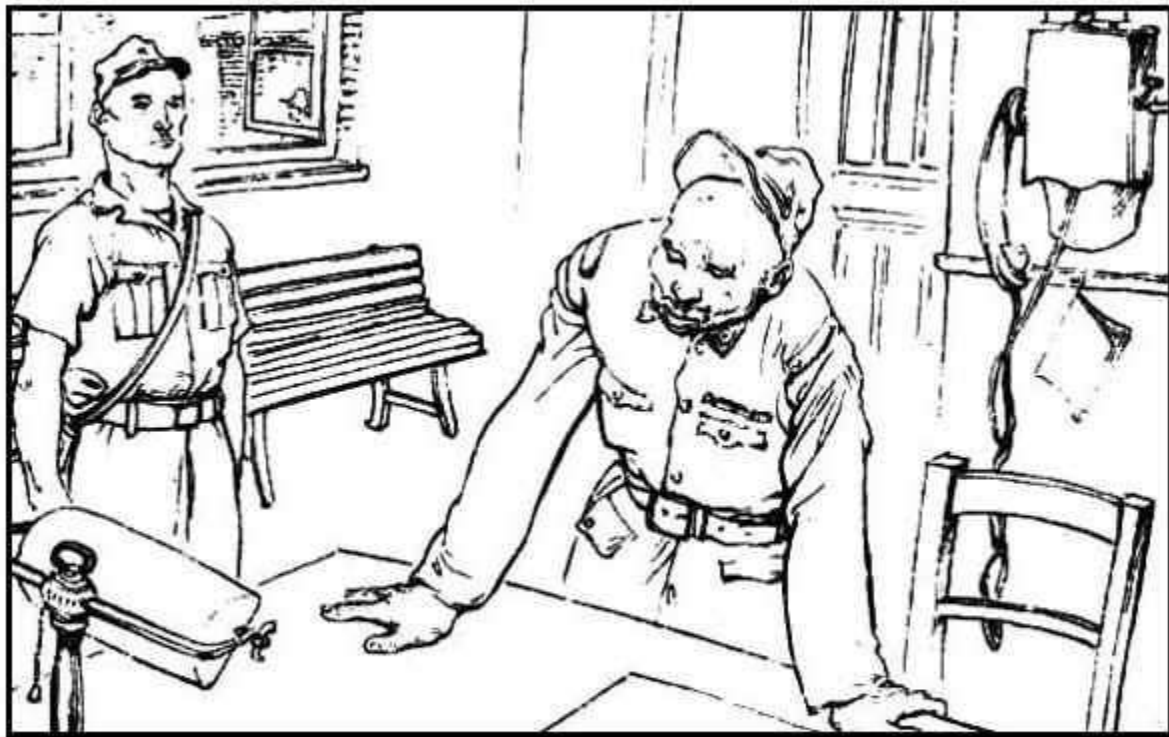


35. 梁邦走到吊桥跟前，见沟那边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群人，他不由心里突突乱跳：“难道我的事被发觉了？”但马上又定了定神，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，接着就听到日本人的声音，叫放下吊桥。梁邦戒备地摸了下驳壳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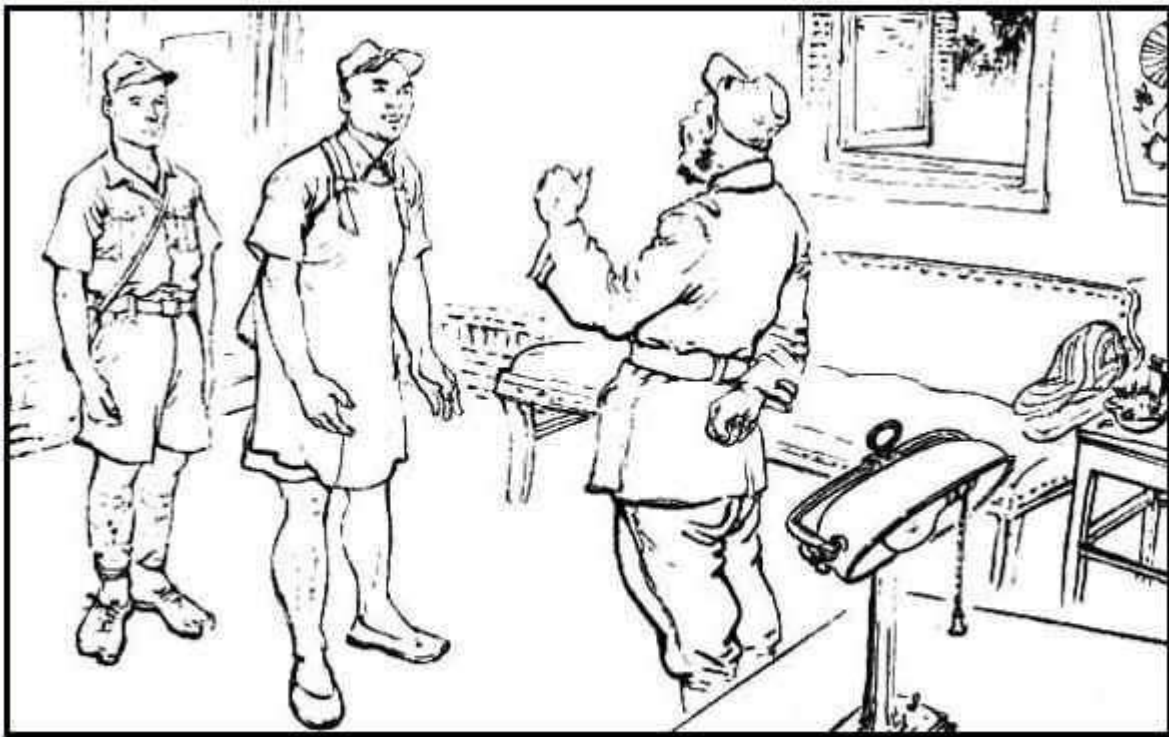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36.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今天梁邦向刘魁胜请假，刘魁胜不敢作主，向老松田请示，老松田知道梁家桥在据点附近，为了买动人心，就准了三天假，并且给梁家桥据点的日本曹长挂了个电话，叫他协助梁邦办理丧事。



37. 打死个把中国人，日本曹长本来不放在心上，可是现在接到老松田的电话，才知道梁邦是老松田看重的人，要是他在老松田面前说句坏话，那可受不了。他越想心里越嘀咕：怎样才能哄得梁邦不和自己结仇做对呢？



38. 他心里七上八下地想了好久，才想出个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”的办法，决定向梁邦陪礼道歉，明天再亲自去吊孝。于是，他吩咐厨师赶紧预备一桌上好的酒席，准备迎接梁邦。



39. 谁知等到点灯以后，梁邦还没有到，老松田却又来了电话，要据点里保护梁邦的安全。日本曹长更慌了，他决定带上日本兵和警备队到村里去请梁邦。正在乱嘈嘈地集合队伍时，忽听梁邦在外面吆唤起来，他忙叫放下吊桥迎了出去。





40. 吊桥放好，日本曹长跑过来，一口一个“梁先生，梁先生”地叫着，拉着梁邦的手，恭恭敬敬地把他领进一间小客厅里。梁邦才把一颗心放下。





41. 客厅里有三个陪客，由翻译介绍，知道高个子是警备队长；矮个子是本地警察所的警官；还有个胖子，就是哈叭狗。日本曹长一面说着抱歉的话，一面叫人把酒席摆起来。



42. 席间，日本曹长做出很悲伤的样子，说明天要亲自去路祭；那个警官也装着为老太太逝世难过得酸鼻子；哈叭狗只佯笑着，反复地称赞梁邦的宽宏大量。梁邦一面敷衍着，心里却牢记着魏强嘱咐的话：要沉着、警惕，挨过今晚再算帐。



43. 第二天一早，梁邦回到家里，见院里停着老娘的棺材，围着棺材有不少戴孝帽子的陌生人，昨天随姐姐来的那个女八路也白布箍头，他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一面向人们点点头，就朝上房奔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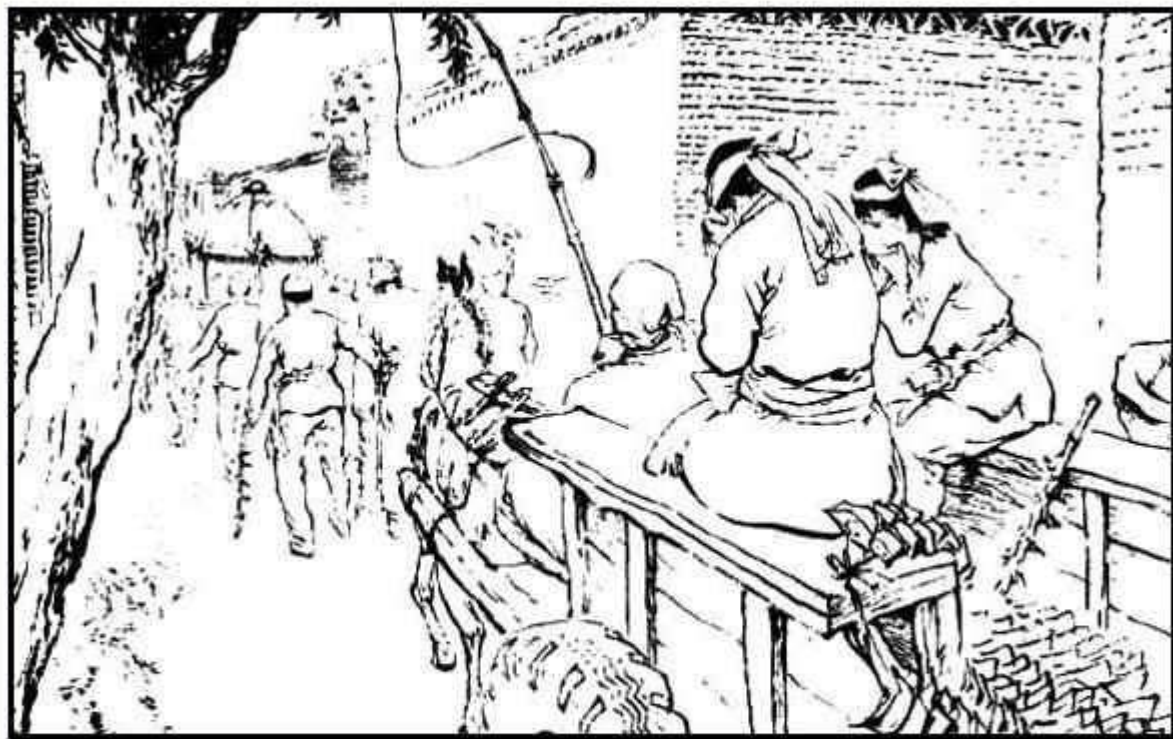


44. 梁邦来到上房，向魏强汇报进据点的情况。站在他身旁的贾正，自从哈叭狗逃跑以后，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心里非常难过，现在听说哈叭狗也要陪着出来跑祭，高兴得真想跳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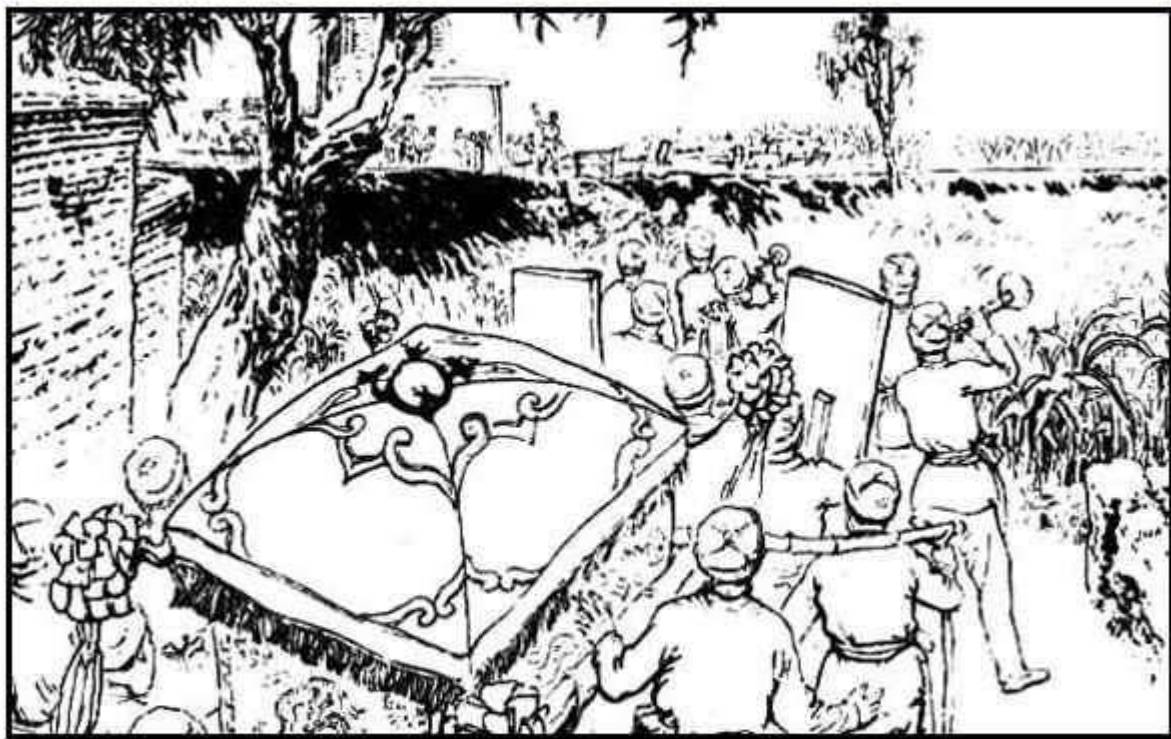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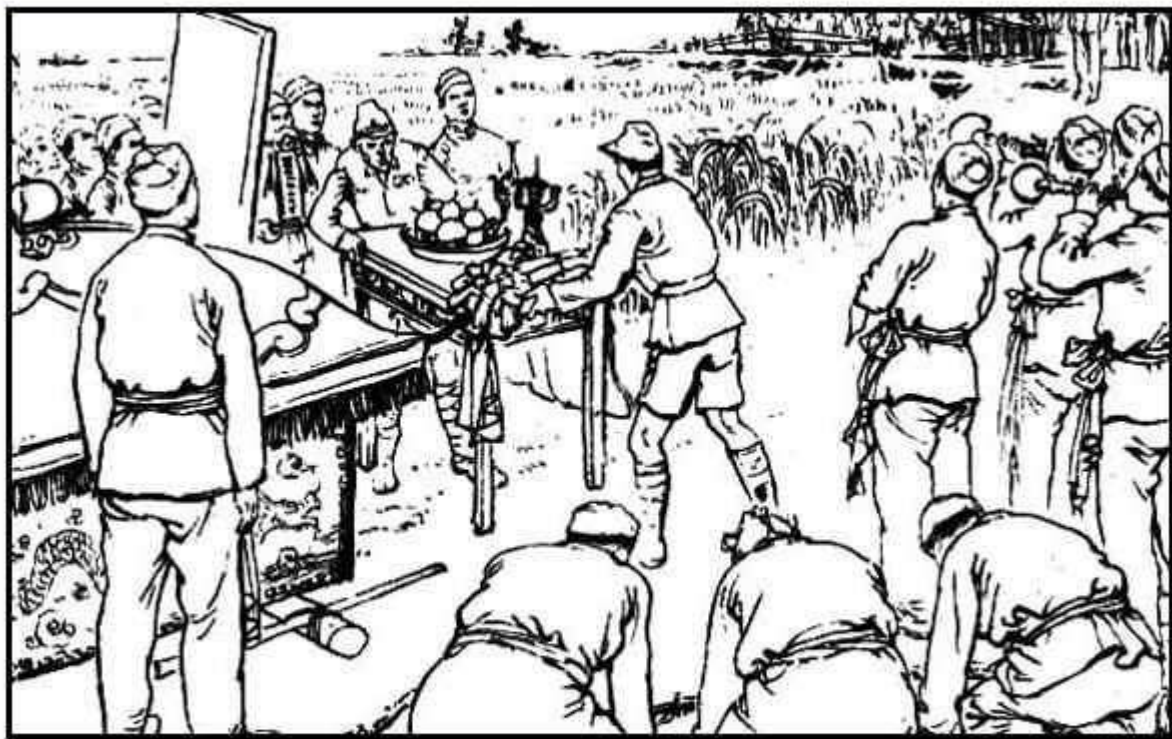
45. 魏强和刘文彬商量了一下，正要叫人们做准备，忽见在据点附近隐蔽监视哨的小秃，一溜烟地跑了进来，说刚才有辆汽车从东开到据点里，工夫不大，又朝保定开走了。但汽车来干什么，小秃可就闹不清了。



46. 魏强沉思了一会，决定立即行动，人们立刻忙碌起来，一阵鞭炮响过，十六个头顶孝帽子的小伙子把棺材抬起来，魏强和贾正搀着梁邦，汪霞和玉环坐着骡车跟在后面。



47. 刚出村南口，搀扶梁邦的魏强故意放慢脚步，偷眼望望据点，那里站了許多人，接着就见出入口处的吊桥放了下来，一个人站在吊桥上连声呼唤着：“请站站，我们的太君就来路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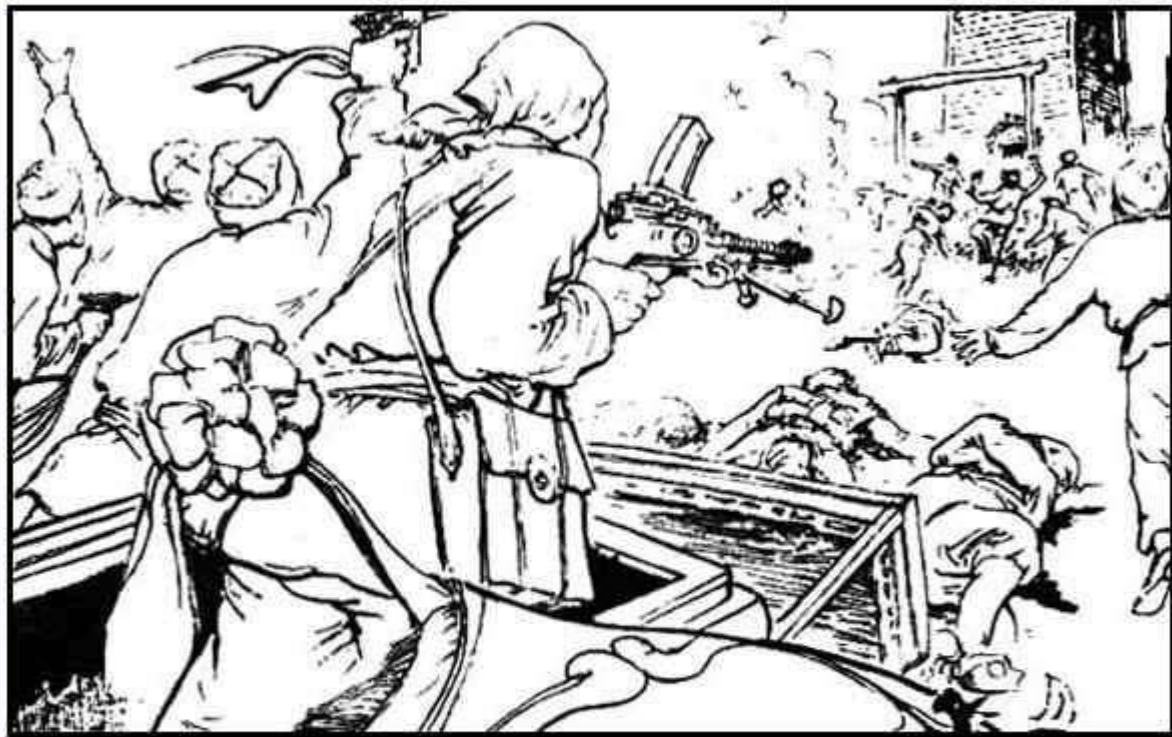


48. 两个日本兵抬了摆满干鲜果品的一张长方桌，放在魏强他们的跟前。魏强悄声说：“哭！”跟着就和梁邦、贾正一齐大号起来。





49. 日本曹长等走到祭桌前，正要猫腰行礼，只见梁邦掏出手枪朝日本曹长一点，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；魏强和贾正把陪祭的两个家伙也都打倒。贾正仔细一看，才知穿黑制服的不是哈叭狗。



50. 枪声一响，棺材盖打开了，常景春从棺材里探出身来，端起机枪，就朝着看热闹敌人“点名”；这时抬杠的、送殡的、撒纸钱的、赶大车的，都从腰里拽出枪来，参加战斗。



51. 常景春见魏强他们已经冲进据点，连忙跳出棺材，抱起机枪跟了上去。据点里的敌人被打得乱钻，有的想去拿枪，却被一个左臂箍白毛巾的警备队一梭子机枪点了名。这人就是据点里的秘密“关系”——南山。



52. 贾正一心想把逃跑的哈叭狗抓回来，他抓住一个“黑狗”就问：“快说，哈叭狗在哪儿？”一下倒把“黑狗”问愣住了，结结巴巴、迷迷糊糊地说：“长官，什么哈叭狗呀？黑的，白的，还是花的？”





53. 贾正才想起哈叭狗不是这个据点的，难怪俘虏不知道，忙说：“我问的是黄庄据点的警察所长苟润田！”俘虏说：“他，他八点钟以前就坐着高阳来的汽车回保定了。”贾正一听，头上象浇了一桶冷水，只得带上俘虏向人们嚷嚷的方向走去。



54. 这时，南山兴冲冲地下了炮楼，他身后还跟着四个左臂扎白毛巾的喜笑颜开的警备队，其中一个还扛了一挺歪把子。魏强、刘文彬知道这五个人都是在据点里做内应的“关系”，忙迎上去握手招呼。



55. 所有的俘虏都由小禿、田常兴两人看押。胜利品枪枝弹药堆成垛，其他物资也不少。汪霞和老农会主任梁络群忙着指挥好多辆大车往外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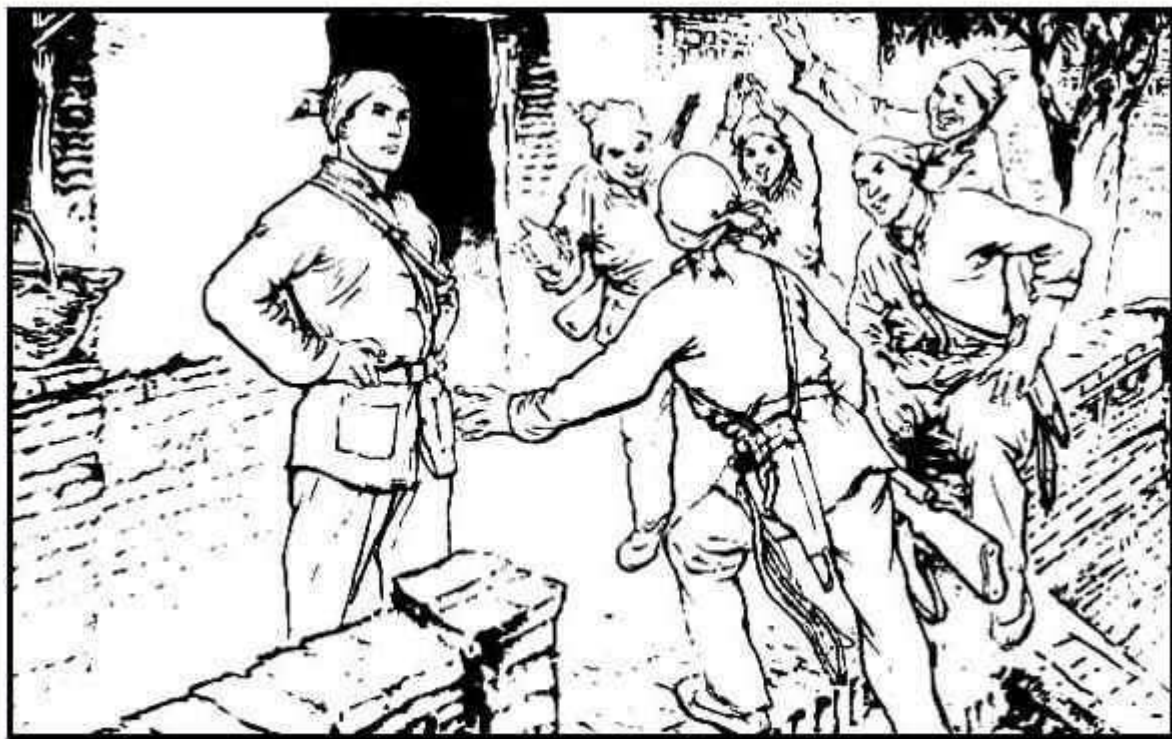


56. 部队集合了，却不见了赵庆田和李东山。魏强正要去找，只见他二人押着两个浑身泥浆的日本俘虏来了。原来这两个俘虏被迫得没处逃，就跳进防护沟，谁知沟陡水深，跳下去却爬不上来，末后由赵庆田放下绳子，才把他们拉上来。





57. 在群众的帮助下，武工队很快把胜利品运出来，然后就一把火点着了炮楼子。这时，高保公路的东西两头都响起了枪声，增援的敌人出来了。魏强就率领队伍迅速离开了。



58. 傍晚，他们走到一个村子里住下来。魏强叫贾正连夜把俘虏和缴获的枪枝子弹送交上级处理。武工队端掉了敌人据点，个个兴高采烈；可是魏强总觉得哈叭狗逃回保定，是个大祸害，他默默地在想消灭他的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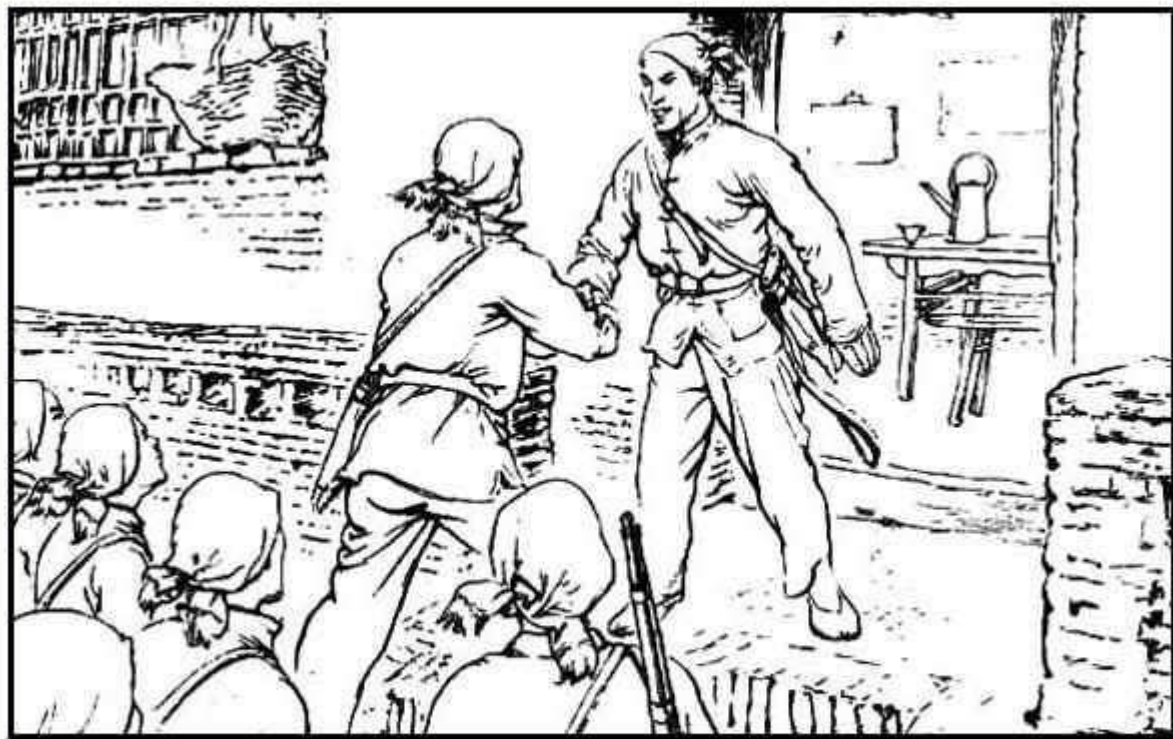


59. 刘文彬的脑子也在围绕着哈叭狗打主意。他想到哈叭狗借地道逃跑的那个小庄子，认为哈叭狗不定什么时候会领着敌人突然来个袭击。他和魏强交换了意见后，决定动员小庄子的群众马上修改地道，并用“借刀杀人”之计消灭哈叭狗。



60. 贾正回来了，他从怀里取出杨队长的信交给魏强，并说，两个日本俘虏还留在队长身边没有发放。赵庆田在一旁听了心里很纳闷：怎么队长还留下这两个家伙没有及时转走呢？





61. 魏强看了信，知道队长有新任务叫他去执行。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，他就带着队伍，穿过张保公路，在预定的地方会见了杨子曾。魏强见他眼窝深陷，还不时干咳，本想问他健康情况，杨子曾却关心地先谈起小队的思想工作来。



62. 接着他们就谈起任务来，杨子曾说冀中的局面逐渐打开了，经济力量要急速跟上，上级要他们用两天的时间把一大批边币送到分区；顺便把那两个日本俘虏也给分区送去。



63. 这次运送边币，要通过四道封锁线，行动要诡秘，可是包裹边币用的都是雪白的小粗布，夜里目标很大，怎样遮掩呢？魏强猛然想起在那个小子庄子上，还有去年缴获的鬼子装行李的大牛皮背包，装边币倒挺合适。杨子曾听了很高兴。



64. 另外，还有一匹大洋马，是二小队在五马庄俘得的，也给分区首长带去。一切计议停当，当天夜里杨子曾就带领武工队出发了。因这一带魏强路熟，就由他的一小队担任前卫，刚过半夜，就赶到了上次哈叭狗逃跑的那个小庄子上。





65. 他们把在这小庄子竖壁的大牛皮背包、里面的鬼子军服、钢盔……都拿出来，又把包边币的白布包放进去。东西堆满大半炕，大家都七手八脚地挑着。贾正拿起件军装，指着上面的肩章说：“要这干啥！”说着就要撕掉，却被魏强制止了。



66. 小秃拣身量小的军服一连试了七八件，穿着都大过膝盖，气得他直骂：“鬼子做衣服也死心眼，怎么不为咱想想！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

67. 大家见小秃那股孩子气非常好笑，赵庆田就拣了一件最小的军装给他穿上，辛凤鸣顺手拣起一个钢盔，“咣”的扣在他的头上，李东山抄起一把战刀，也紧往小秃的腰间挂。贾正笑着说：“这阵子小秃走到街上，保证联络员会出来迎接。”



68. 在大家说笑声中，小秃真地装起日本兵来了，他胸脯一挺，撅嘴瞪眼地冲着辛凤鸣吆喝道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辛凤鸣也装模作样地凑趣说：“太君，我的大大的良民。”说着一个冷不防把小秃抛到衣堆里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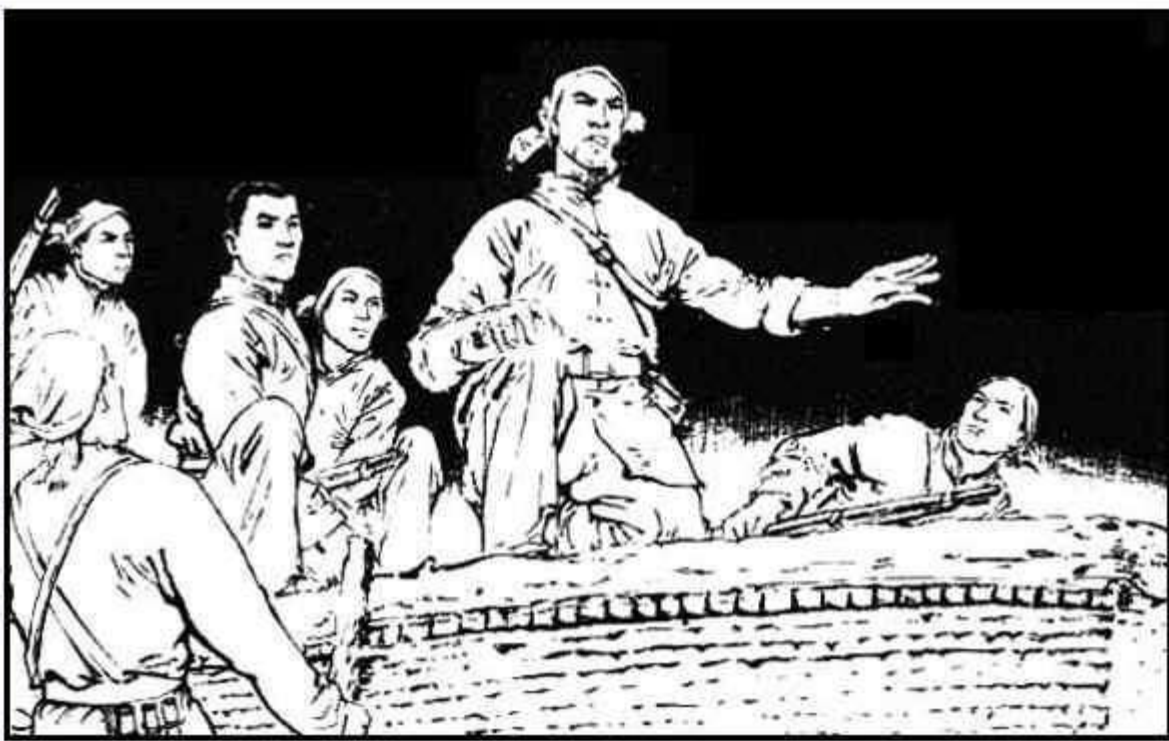
69. 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执行任务，大家说笑了一阵，就抓紧时间休息，一会儿都打起鼾来。正在睡得香甜，忽然“哗哗”两把沙子撒到窗纸上。这个不大的响声，立刻震醒了武工队员们，他们迅速地从炕上爬起来。



70. 魏强溜出了大门，爬到哨兵据守的高房上。哨兵低声报告说：“小队长，村外象有动静！”魏强瞪大眼睛注视着野外，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却隐隐传来一阵阵忽有忽无的音响。魏强叫哨兵快去报告队长。



71. 杨子曾很快地来到了，他轻轻爬上了房顶，默默地了望着远方，判断情况。一会儿，一个侦察员匆忙地回来报告：“队长，是敌人，把村北的有利地形都占了！”接着东、南、西三面的侦察员也先后来报告，说发现了敌人。



72. 显然武工队被敌人团团包围了！严重的情况象磨盘似地压在人们的心头。杨子曾态度严峻，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芒，他沉吟了一会，就果断地说：“都到房下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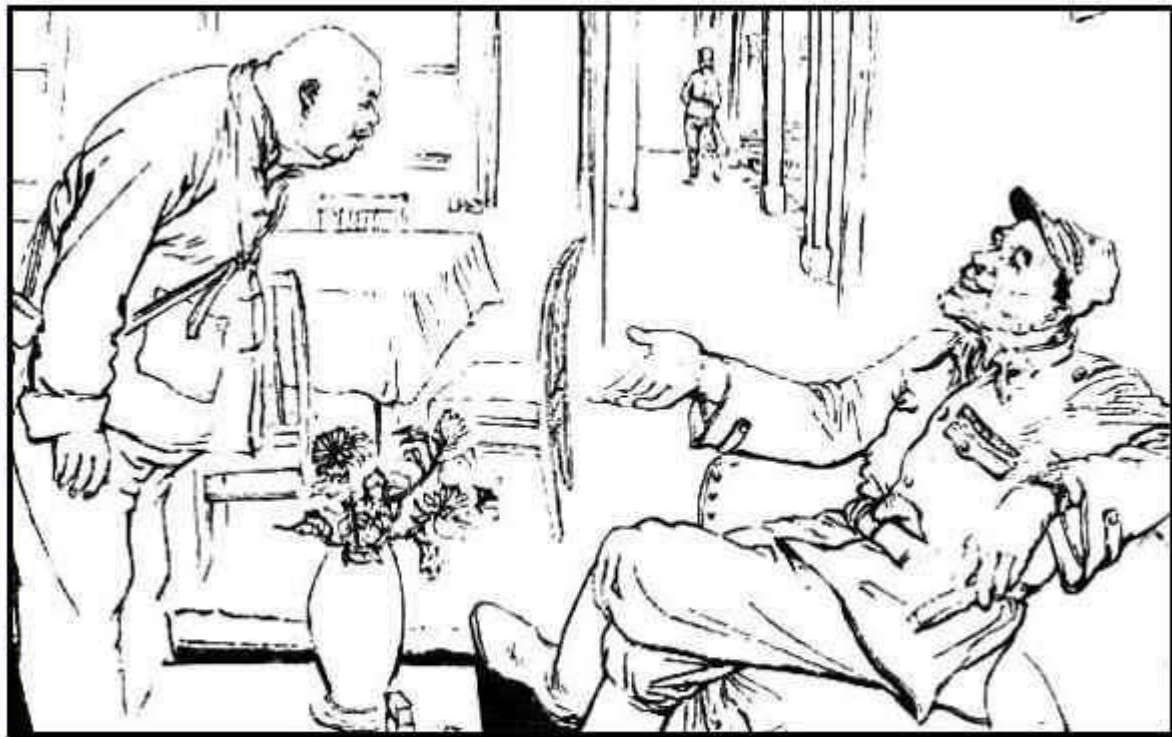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73. 根据情况，再联想到哈叭狗的逃跑，杨子曾估计敌人是专为小庄子的地道和群众来的；可是要为这个，为什么要用偌大的兵力呢？因此他又做出另一个估计，那就是敌人在进山“扫荡”以前，想清理一下背后，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。



74. 杨子曾的估计一点也不错。原来哈叭狗从梁家桥回到保定后，亏得二姑娘在刘魁胜身边甜言密语地替他求情，经刘魁胜在老松田面前推荐，他脱掉了“黑狗”皮，又在夜袭队里吃上了一份。小人得志，比干警察所长又神气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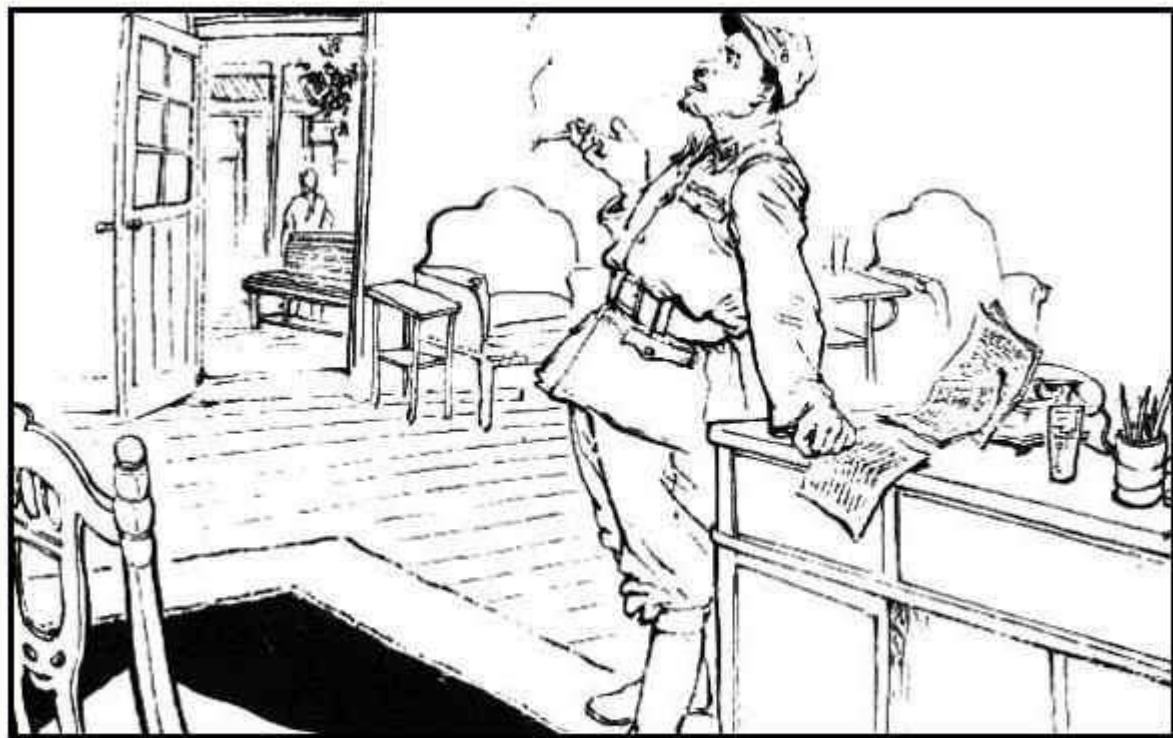


75. 老松田对哈叭狗开始是十分赏识的。他觉得这条“狗”经验多，阅历广，是个胆大有办法的人。尤其是他能借八路军的地道逃跑，更觉得他真有点了不起。



76. 可是过了不久，老松田就接到情报，说哈叭狗是武工队暗放明逃的；也有说是接受武工队的任务回来的。情报一份接一份，不由得老松田不起怀疑。他哪里知道这些情报，就是魏强与刘文彬用的“借刀杀人”之计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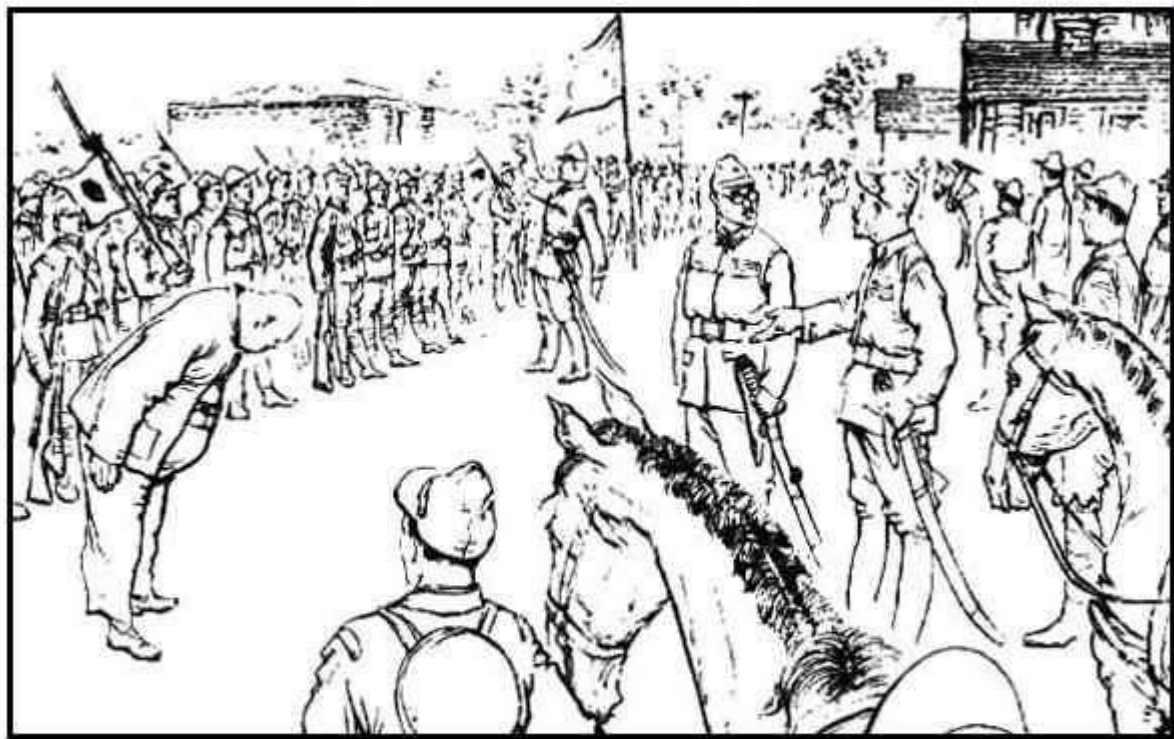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77. 老松田想：“地道的秘密，他怎会知道？”“武工队个个精明，他怎能从他们眼皮下逃出？”“为什么在梁家桥陷落的前十几分钟，他就象知道似地离开那危险的境地？”这一连串的问号，老松田都没有找出答案。他心想这里面一定有鬼。



78. 为了证实他的推断，他还要看看哈叭狗到底怎样和武工队勾串在一起来捣“鬼”，于是他不动声色，只是处处留心观察哈叭狗的行动，却连根汗毛也没有动他的。



79. 这次敌人要进山“扫荡”，怕八路军在背后牵制，就先来个突击性的“清剿”，分兵两路，南路由老松田带领，从大冉村直突西王庄；东路由龟尾少佐率领，由哈叭狗带路，奔袭小庄子。出发前，老松田把哈叭狗的情况介绍给龟尾，要他看情况处理。



80. 哈叭狗当然不知道老松田肚里的鬼胎，只知道这次有成千的皇军，还有不少的警备队，要跟着自己到借地道逃跑的小庄子上去“清剿”，破坏地道，他以为是熟门熟路马到成功的事，一路上高高兴兴，若不是行军，真想哼两句二簧。





81. 没想到小庄子上的地道路线早已做了修改，哈叭狗左寻右找，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地道。大队人马走来走去，无论怎样诡秘，怎会不弄出声音来呢，所以立刻给武工队发现了。



82. 杨子曾和魏强与二小队长蒋天祥研究了一下情况，蒋天祥主张趁天不亮钻地道溜出去，魏强却不同意，认为这次敌人来袭，不单是为了武工队，还为了破毁地道，很可能来个大屠杀，他坚决主张把群众救出去。



83. 杨子曾听魏强对情况的分析和处理，觉得他在艰苦环境锤炼下，已成为个有远见、有判断能力的年轻指挥员了，心里很高兴，马上同意了魏强的意见，叫他带两个同志喊起村干部，通知群众赶快下地道，在天亮以前撤走。



84. 在武工队的指挥下，群众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多时都扶老携幼地下地道了。为了宽慰群众，魏强笑着对大家说：“别怕，待侦察地道口的人回来，咱们就走。”





85. 离天亮只有一个钟头了，魏强生怕东西两个地道出口被敌人发现堵上；更担心敌人知道地道里有这许多群众，再放毒气，这就糟了。他强自镇静，但心里跟手表上的表针一起“突突突”地跳着。



86. 盼人心头急，好不容易赵庆田和一个五十多岁的村干部来了，赵庆田生怕群众听见不安，他凑近魏强的耳边说：“小队长，西面的洞口没有指望了，敌人在洞口附近布上好多岗哨。”魏强听了，心头不自主地抽搐了一下。



87. 现在唯一的指望是东面那个假坟丘子的洞口了，一会儿，贾正喘着气匆匆地跑回来，说东面没有发现敌人。魏强的精神一振，马上对村干部说：“往后传，大伙不要说话，跟着走！”



88. 地道里的人群，默默地跟着魏强走。贾正带着路，一会儿来到一个坡坎边，他低声说：“到了！小队长。你站下，我再上去瞧瞧，小心没大差。”





89. 贾正爬近地道口，轻轻地拽开假坟丘子东墙上的小门，伸出头去四下一望，马上又将头缩回来，飞快地拔出腰间的驳壳枪，心里骂道：“妈的，怎么一眨眼给布上个岗！”



90. 一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，正紧贴着假坟丘子的北墙根，头西脚东，端着枪伏在地上。天就要亮了，贾正懂得现在最紧要的是争取时间，一股责任心使他二次探出头来环视下周围，没有发现第二个鬼子兵。



91. 这时魏强已在里面催促，贾正轻轻地应了一声，就一咬牙，敏捷地跳出地道口，没容鬼子兵扭过头来，一下子骑在鬼子背上，钢筋般的十个手指，狠劲地掐住鬼子的脖颈。



92. 由于用力过猛，鬼子手刨脚蹬挣扎了几下，就鼻子、嘴流血不动了。贾正喘了口粗气，回头望去，魏强正指挥着群众不声不响地走出地道口，向南拐进半人深的交通沟里去了。





93. 魏强送走了最后一个群众，东方已经发白了。贾正拿过死鬼子的步枪，来到魏强跟前问：“赵庆田呢？”魏强说：“叫队伍去了。”他望了望天色，恨不得队伍马上出现，好撤离险地，于是叫贾正守在这里，他亲自再去一趟。



94. 魏强走了，贾正把死鬼子拖进假坟丘子里面，忽然远远传来鬼子“哇啦哇啦”的说话声。他怕鬼子发觉地道口的脚印摸进地道来，忙向地道深处走了走。刚走几丈远，就听到鬼子“咣啷咣啷”刨砖拆假坟丘子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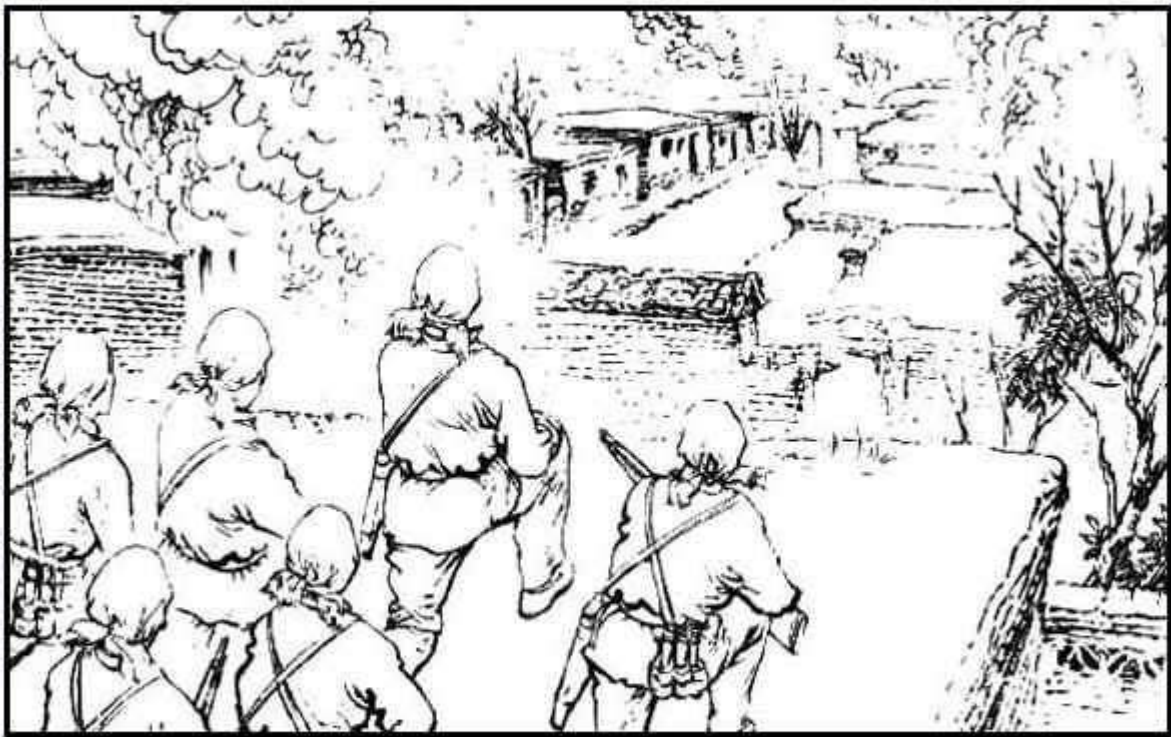


95. 接着，一股难闻的、辛辣的气味钻进贾正的鼻孔，他不由咳嗽起来。“毒瓦斯！”贾正意识到这一点，忙把毛巾撒上小便，湿漉漉地捂住鼻子、嘴。他想，部队要从这里撤走已经不可能了，急忙去向魏强报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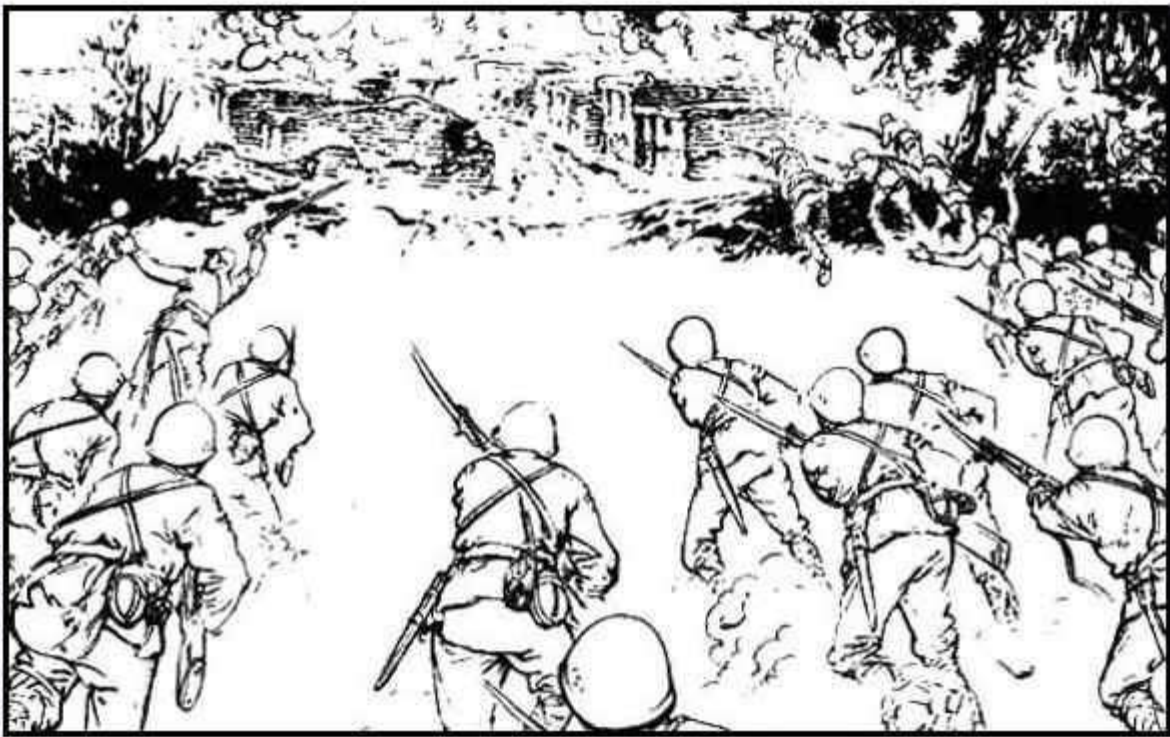


96. 刚跑出不远，就碰上杨子曾和魏强带着队伍来了。一听说地道口被敌人堵住了，还放了毒瓦斯，杨子曾果断地把手一挥说：“往回走！到村里想办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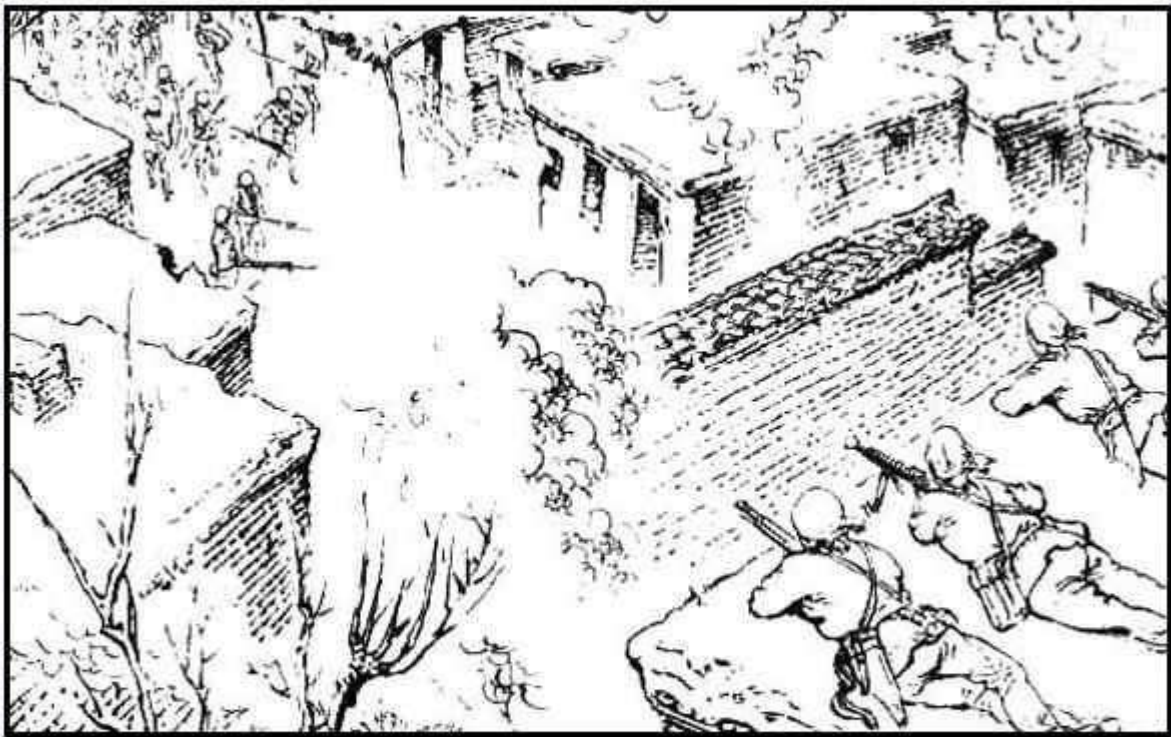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97. 人们离开地道，二次爬上这村唯一的制高点——临街那座砖平房上。这时天已大亮了，西面的鬼子发出信号，霎时枪声象爆豆似地在村子四外响起来，小炮弹也呼啸地飞来，在街头、村边爆炸了，升起一股股的浓烟。



98. 一阵剧烈的枪声过后，又是一片静寂。杨子曾说，刚才的枪声是敌人用火力侦察，由于武工队一枪没还，他估计敌人还不知道武工队在这村里，过一会就要进来搜村。话音刚落，果然敌人从东、西、南三面猫着腰朝村里奔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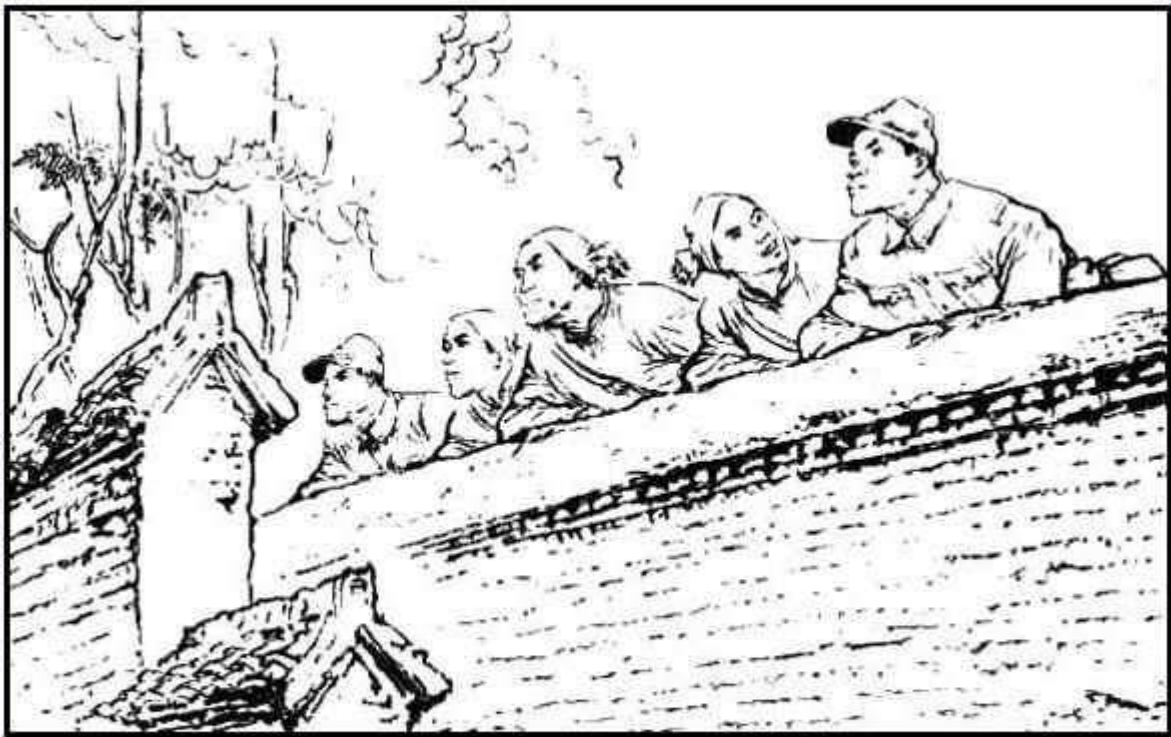


99. 进村的都是鬼子，有一百多个，没有遭到抵抗，就慢腾腾地在村子的十字路口会合了。隐蔽在房上的武工队员们，枪口瞄向街心的敌人，眼里闪着仇恨的火花，都盼望队长尽快发出射击的命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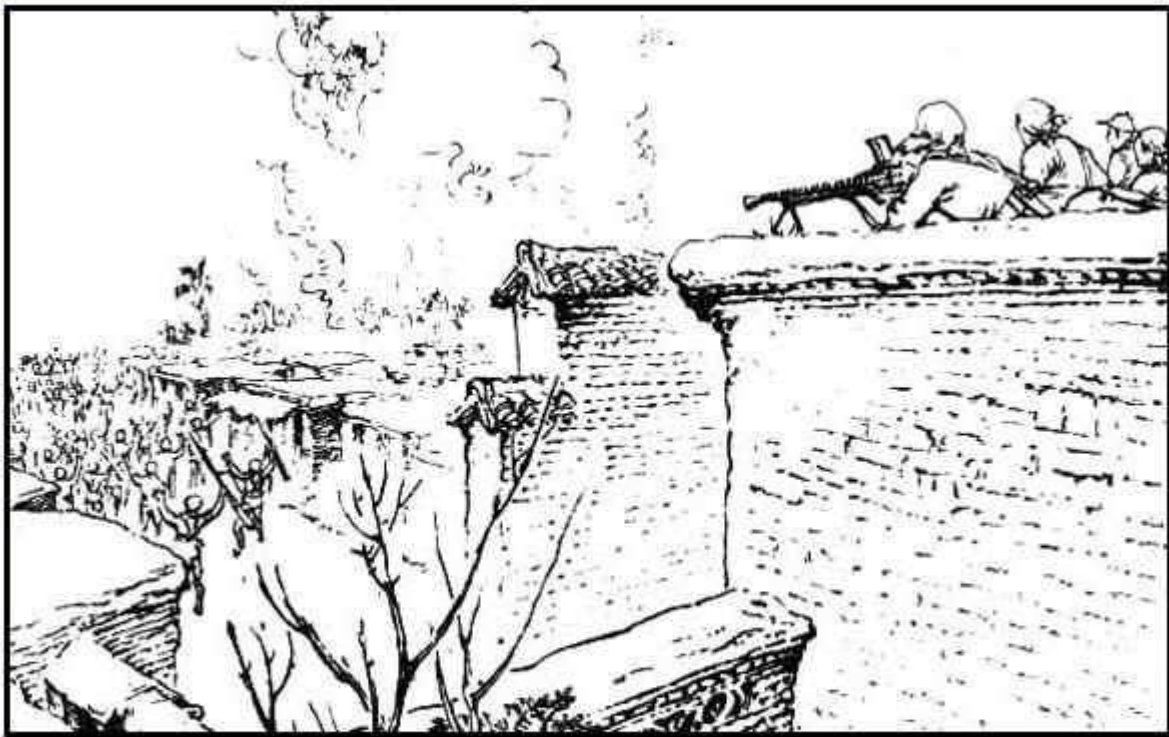


100. 这时，一个背大枪的鬼子，一手举着一面小旗，向北连摆了几摆。杨子曾不懂鬼子的旗语，忙低声传话：“请反战同盟支部的小林同志、敌工的韩干事和那两个日本俘虏快上来！”





101. 四个人爬上房顶，杨子曾说：“问问会旗语的日本朋友，鬼子的旗语是什么意思？”韩干事把话一翻译，日本俘虏看了看说：“是招呼北面的日本军队来这里集合。”接着就见北面鬼子也在打旗语，意思是：事情移交警备队马上就来。



102. 一会儿，一队鬼子兵耀武扬威地从村北口进村了，越走越接近常景春的歪把子射击圈，他问：“队长，打不？这回要打，一扫一溜胡同！”杨子曾没言语。魏强也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还不打，但又相信队长会有更好的戏让他演。



103. 魏强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队长，就见杨子曾不慌不忙地指着靠近十字路口的一座小平房说：“你领十个人，都带上集束手榴弹，秘密地运动到那边，听到枪响，就朝敌群摔手榴弹！”魏强率领十个人，象闪电般奔过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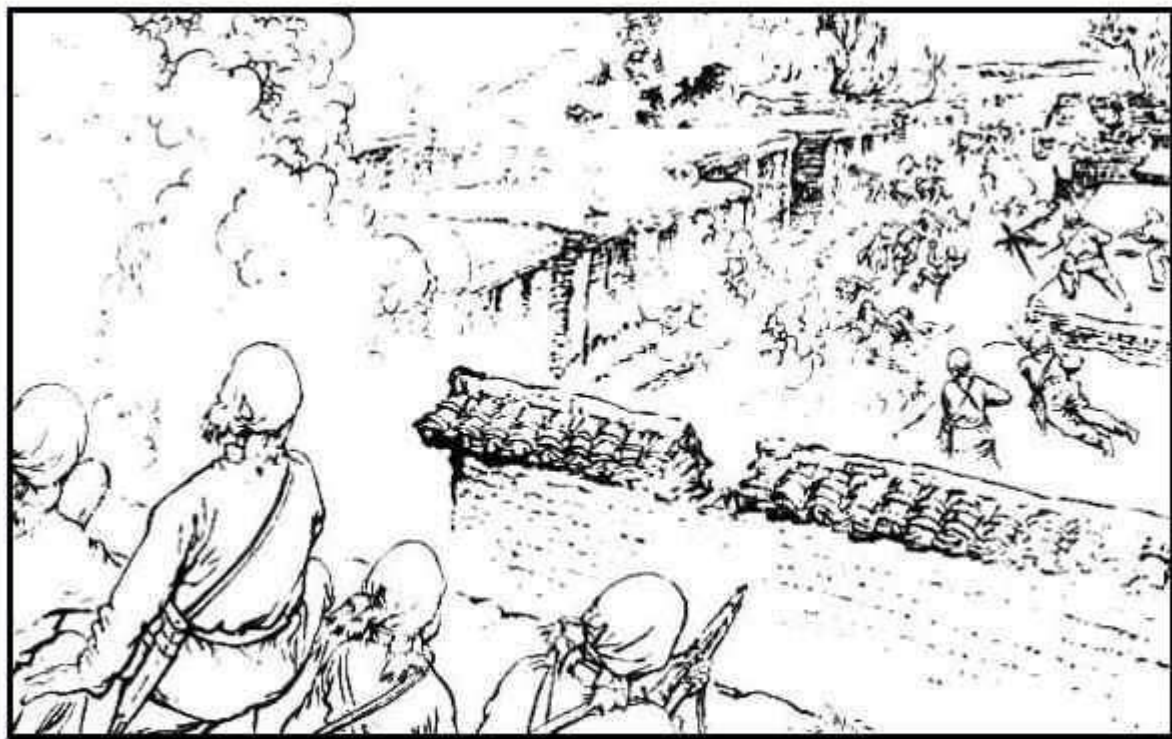


104. 杨子曾给其他的队员也都安排好任务。这时，在十字路口上，疙疙瘩瘩地挤了一大群鬼子兵，正在听一个鬼子军官讲话，杨子曾手掌狠劲地朝下一按，就听“啪啪”两枪，贾正和李东山把那鬼子军官打倒了。





105. 鬼子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魏强他们就摔出了集束手榴弹；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，常景春和二小队的机枪手祝文华的两挺歪把子也“嘎嘎嘎”“咕咕咕”地叫起来。



106. 敌人一片片倒下去，没死的拼命朝南窜。武工队员们个个上瞪大眼睛猎取目标，贾正一口气打倒了七个鬼子；胡启明照着队长的命令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一炮打在窑疙瘩上的敌人堆里。



107. 窑疙瘩上的敌人被炸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活着的到处乱撞。有两个鬼子架着一挺机枪，顺着窑坡往后撤，胡启明一按机钮，嚷了声：“叫你们跑！”第二颗炮弹立刻在两个鬼子中间开了花，连那挺机枪也被炸得扔出了十几丈。



108. 胡启明正要继续轰击乱跑的敌人，杨子曾忽然用手朝前一指说：“你看，河堤那边隐约的有一群人，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，擂他一炮！”胡启明瞄了瞄，炮声响处，那群人再也见不到了。杨子曾不禁兴奋地喊了声：“好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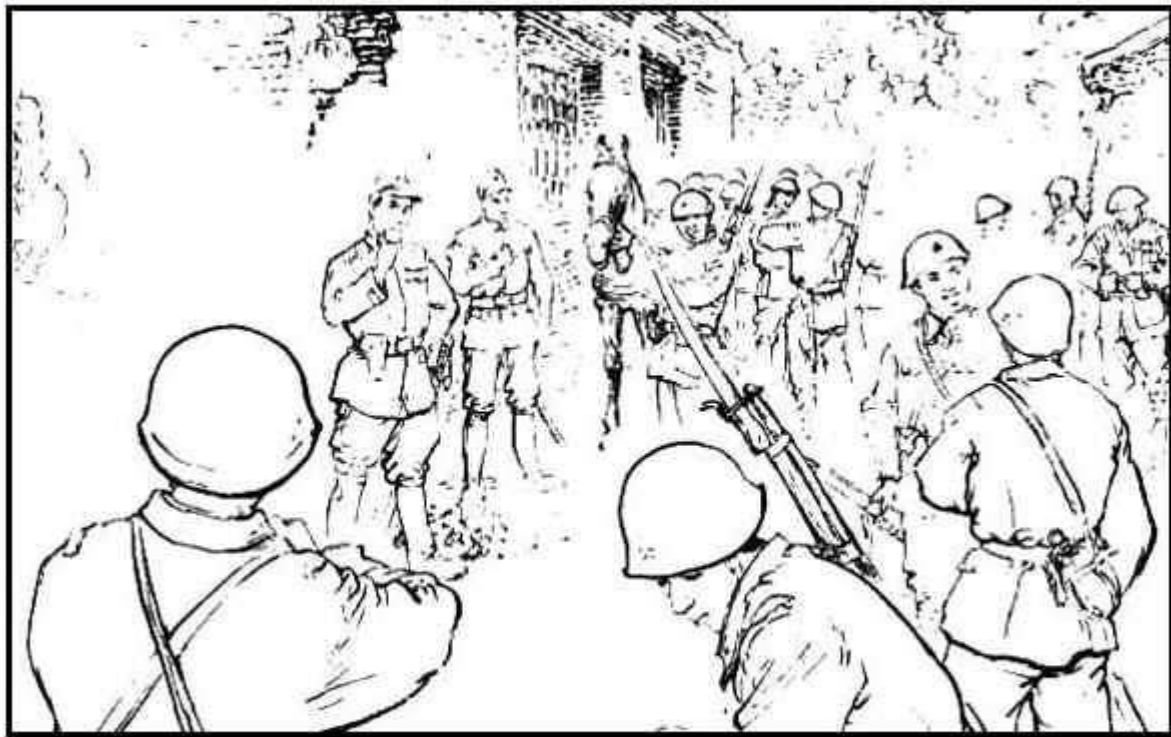
109. 敌人遭到这样猛烈火力的打击，知道遇到了劲敌，急忙撤到村外，将部队整理一下，马上开始反击。顿时枪炮声象火药库爆炸般地响起来！浓烟烈火笼罩住整个小村子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。



110. 杨子曾一面指挥战斗，一面心中盘算：“敌我兵力悬殊，硬冲会造成很大伤亡；可是，不硬冲又怎么办呢？”正在沉思，忽然一阵冷风吹过，掀起几个队员的衣裳角，露出里面套的鬼子军服，他不由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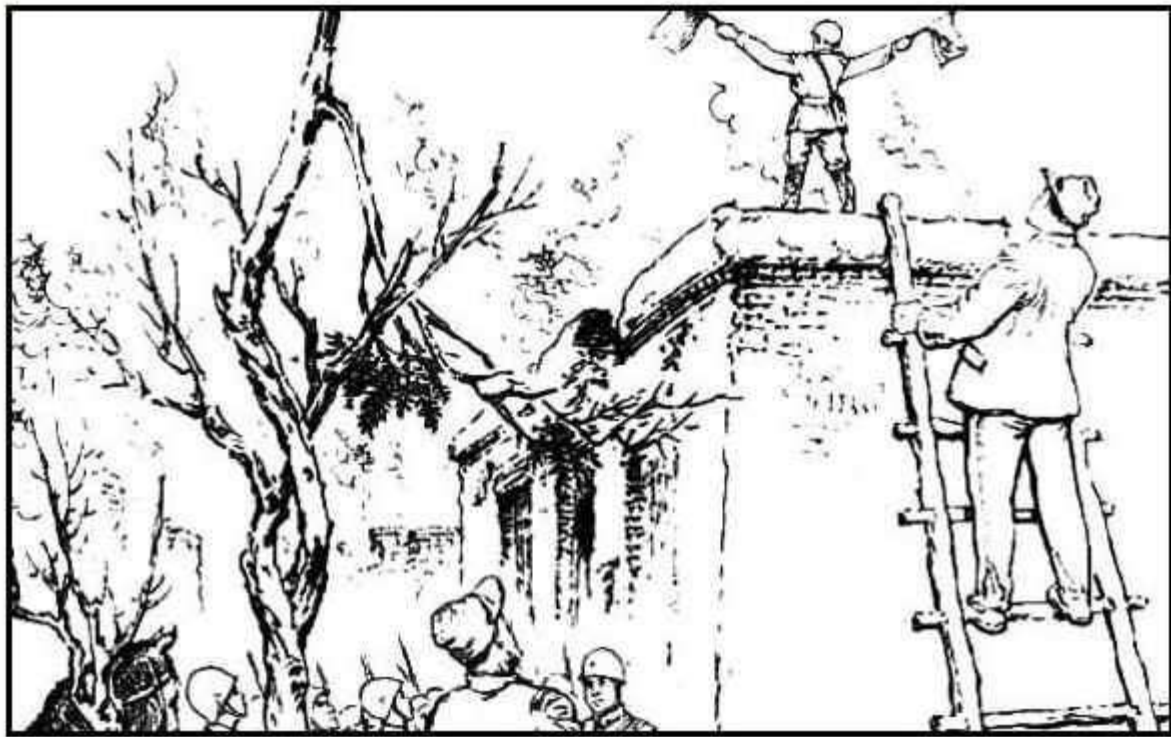


111. 杨子曾与魏强、蒋天祥等一商量，都觉得此计可行，决定马上行动，吩咐队员们穿上日本军服，化装成一支日本军队突围出去。



112. 原来打算送给剧社的日本军服现在用上了。在打退敌人一次进攻之后，大家七手八脚地都穿上日本军服。杨子曾也穿了一套缀着上尉肩章的日本军服，并找出两面鬼子的联系旗交给会旗语的日本俘虏。





113. 这时，敌人已发起冲锋了。杨子曾对韩干事吩咐了几句，韩干事用日语一说，日本旗手马上爬上房顶，摇摆起两面联络旗。一会儿，枪声就停止了。原来他打的讯号是：这个制高点被控制了，八路军被赶到村南，请迅速包围歼灭。



114. 远处的鬼子“哇啦哇啦”地嚷了几声，说：“知道了，马上执行！”就乱嘈嘈地向村南扑去了。杨子曾把队伍集合起来，令魏强做前卫，马上出发。并嘱咐大家，碰上鬼子不准说话，一切都由韩干事和日本朋友联系。



115. 魏强、赵庆田、贾正一起走在最前头，后面是韩干事和日本旗手，再后面是整个队伍。杨子曾骑上那匹大红马，队伍顺利地走出村东口。



116. 在离河堤约有二百公尺的时候，忽见有两面小旗摇摆起来。经会打旗语的日本俘虏摆了两下小旗，伏在堤坡上的敌人都站了起来，大约有百十号人，都是警备队。





117. 武工队员们刚一上堤，一个象是警备队长的家伙迎上来问：“村里的八路军都消灭了吗？太君！”



118. 魏强装听不慌，翻翻白眼，朝后一努嘴，匆匆下堤去了。后面的队伍象潮水似地涌上来。骑在马上杨子曾态度非常傲慢，对站在堤顶上行举手礼的警备队长理也不理。



119. 警备队长有话不敢说，不说又怕担责任，他张了张嘴巴，末后还是硬着头皮追上去，吞吞吐吐地问：“太……太君！这是到哪儿去？”杨子曾朝前面喊了句：“韩，你的！”韩干事立刻充做翻译官，代做了回答，说完就随着人马走下河堤。



120. 武工队大模大样地淌过金线河，杨子曾朝北一指：“跑步，直奔梁家桥！”为什么刚走出重围，又偏偏快步朝据点走？要知道后事如何，请看第六册“庆胜群魔伏诛”。